

郁離子評注

明

劉基

原著

傅正谷

評注



郁 离 子 评 注

〔明〕刘 基 原著

傅正谷 评注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都离子评注

(明)刘基原著

傅正谷评注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湖北路3号)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 14.75印张 327千字

1987年11月第1版

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600

ISBN 7—88504—016—8/I·7

定价：3.00元

关于《郁离子》的几个问题

本书为《郁离子》的评注，本来，分条评述，已足见其思想和艺术的特点，但仍觉有必要集中几个问题，对之加以总的说明。

一、《郁离子》的写作情况

刘基（1311——1375），字伯温，青田（今浙江青田）人，为明初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，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上，都具有重要地位。

刘基的一生，经历了元亡明兴的转换时代。

元末政治黑暗，社会动乱，覆灭在即，就在这风雨飘摇之时，刘基步入仕途，并在宦海中几经浮沉，在政治上，从元王潮的忠实拥护者转为坚决的反对者。

起初，刘基由进士而出任江西高安县丞、浙江儒学副提举，旋即解绶归隐。之后，曾出任浙江行省都事等职，镇压过浙江各地的农民起义。由于反对朝廷招安方国珍（元末黄岩人，世以贩盐为生。公元1348年起义反元，1356年降元）而与当权者政见不合，被革职，公元1357年遂归隐于青田山中。在此期间，

刘基一面精心著述，以抒发对元末时政的不满，一面在青田山中组织训练地方武装，以便待机而动，决心参预推翻元王朝的武装斗争。

公元1360年，刘基应朱元璋的邀请到达南京，是其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。刘基的杰出才能和超人胆略，及其在军事上的老谋深算，使之成为朱元璋的主要谋士，有张子房和诸葛亮之誉。应该说，朱元璋之所以能在元末众多的武装起义中独树一帜，一统天下，刘基的出谋划策，是起过重要作用的。朱明王朝建立后，刘基乃为开国元勋，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，参预制定明朝的各种典章制度。公元1371年，刘基受谗遭忌，辞官回乡，直至忧愤而逝（一说被宰相胡惟庸毒死）。死后谥诚意伯，有《诚意伯文集》行世。

总观刘基的一生，在政治上是有过卓越建树的，同时，在文学方面，也有重要成就。他的诗文，皆有佳作传世。以文而言，其寓言式散文《卖柑者言》，假托一卖柑者之言，以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为喻，深刻地揭露了元末社会的腐朽本质，给元末封建统治者以有力地鞭笞和讽刺，寓意深刻，观点鲜明，感情愤激，气势雄盛，文笔流畅，言辞犀利，比喻生动，排比有力，是古代散文中难得的佳品，时至今日，仍为人所喜爱和传诵。此外，集中代表其思想和风格者，则是其寓言式散文专集《郁离子》。

《郁离子》是刘基隐居青田山时，潜心撰著的一部寓言式散文专集。全书十八章，计一八二条。就其内容来说，虽十分庞杂，但要旨则在于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，针砭时弊。就其选材来看，一类是借历史人物和事件加以编撰、发挥的，一类是汲取神话传说、奇闻怪谈加以敷衍、铺陈的，一类

则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。就其写法来看，一类全为叙事，寓意于叙事之中；一类以故事为主，文末附以议论；一类以议论为主，间杂以叙事；一类则纯属议论，直接阐述观点，说明主题。总的来看，叙事之作多于议论之作，故称其为寓言式散文集，是完全符合实际的。

《郁离子》何为而作？徐一夔《郁离子·序》说：“当是时，其君不以天下繁念虑，官不择人，例以常格处之，噤不能有为。已而南北绎骚，公慨然有澄清之志，藩阃方务治兵，辟公参赞，而公锐欲以功业自见，累建大议，皆匡时之长策，而当国者乐因循而悦苟且，抑而不行，公遂弃官去，屏居青田山中，发愤著书，此《郁离子》之所以作也。”这就是说，《郁离子》是刘基在政治上失意的情况下，为抒发自己的愤懑，阐述自己的政见而作的。这一目的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《郁离子》的内容是批判性的、论辩性的，哲理性的。

“郁离子”作何解释？又有何作用？吴从善《郁离子·序》说：“夫郁郁，文也；明两，离也；郁离者文明之谓也。非所以自号，其意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，必可底文明之治耳！”徐一夔《郁离子·序》也说：“郁离者何？离为火，文明之象，用之其文郁郁然，为盛世文明之治，故曰《郁离子》。”两人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。就是说，“郁离”的含义就是要使用者能成就文明盛世。释名知义，由此亦可见刘基著书的目的。除此之外，“郁离子”还是刘基特意用为文章中议论、抒情主人公的称号，有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各篇之末，以“太史公”之名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评说一样，它是作者的化身，是作者思想、观点和感情的直接表达者。有时，它还是文章中的当事人和主人公。这样，从全书的结构上说，它就有着连贯各篇，

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作用。

以上就是《郁离子》的写作背景和成书的概况。

二、《郁离子》的思想内容

刘基的思想，儒、道、法兼而有之，而以儒家思想为主。因而，宣传儒家思想，也就成为《郁离子》的主要内容。徐一夔说：“其言详于正己、慎微、修纪、远利、尚诚、量敌、审势、用贤、治民，本乎仁义道德之懿，明乎吉凶祸福之几，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，大概矫元室之弊，有激而言也。”这是很符合实际的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，作为一种思想体系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，曾长期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，其中当然有许多应予摈弃的糟粕，但谁也不能否认，作为具体的主张和观点，有不少是积极的，可资借鉴的。特别是象刘基这样于乱世时用之，更是有其进步的意义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我以为《郁离子》的内容是进步与落后、积极与消极相拌杂，而以进步的、积极的倾向为主的。具体言之，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，《郁离子》是刘基于元末“遭时变更”之作。

元末社会腐朽，封建统治者昏暴。赋歛之毒，钞法之弊，灾荒之苦，兵祸之痛，弄得社会千疮百孔，民不聊生。在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中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起义，震撼了元朝统治的基础。刘基由于身居下僚，比较了解民情，再加受当权者的排斥，心怀愤懑，因而在《郁离子》中，对元末社会的弊病多有所揭露，对封建统治者的昏暴时时加以鞭挞，对人民的痛苦遭遇则有深切的同情。

刘基对元末社会腐朽本质的揭露是深刻的。如在《鲁般》

条中，把元末社会比喻成一座“栋与梁皆朽且折”，已无法修葺、只能塌毁的“坏宅”，从而暗示出元末社会积弊太深，已至不可救药、必定灭亡的地步。在《戚之次且》条中，又以穴蚁知徙、草虫知蟄为喻，指出元末是一个“今天下无可徙之地可蟄之土”的社会，是一个“为人而不如虫”的社会。

刘基对封建统治者的揭露是多方面的。如《宋王偃》条，揭露宋王偃的盲目自大，终为楚所亡。《蹊蹠》条揭露智伯骄盈壅祸。《象虎》条揭露齐湣王的霸权野心而又自不量力，致招杀身之祸。《好禽凍》条揭露卫懿公废农驰战，兵败而死。

《晋灵公好狗》条揭露晋灵公好狗，宠信奸人，终有桃园之变，等等，都很深刻而尖锐。

刘基对人民的痛苦遭遇是十分同情的。如《术使》条以贪而暴的狙公被群狙所弃而饿死为喻，说明残酷压榨、剥削人民的封建统治者在一旦觉悟的人民的打击下，定将毁灭，表现了作者对被剥削人民的同情，也是对人民不甘奴役的肯定，在一定程度上歌颂了人民的力量。《灵丘丈人》条指出灵丘丈人两代养蜂，一富一贫，其原因在于对蜂群是否爱护和细心照料，取蜜是否适度，从而对只知役民而不知恤民，只知取民财而不知安民生的封建统治者加以警告，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。

第二，《郁离子》是刘基官场失意的愤激之作，故书中多愤慨不平之气。特别是结合其有才不用的亲身遭遇，对封建统治者的弃用贤能进行揭露，从多方面阐述了举贤任能的重要性。

刘基认为，举贤任能的关键是有贤明的君主和爱才如命、求贤若渴的当政者。否则，虽有英才亦不得任用。从这点出发，刘基对不能举贤任能的封建统治者一再加以批评。如《千里马》

条批评封建统治者以“非冀产”为由，将“駢驥”“置之于外牧。”《规执政》条批评执政者用人“徒以具数”而不任人唯良，“倚以图治”。

刘基非常强调举贤任能的重要性。如《待士》条，详细叙述了齐宣王在盼子的劝谏下，放弃驯养大批的鸟兽鱼鳖，改而“礼四方之贤士，立盼子以为相”终使“齐国大强”的经过，有力地说明能否举贤任能，乃关系国家强弱存亡的大事。

刘基认为，举贤任能应分清贤愚忠奸、良莠、真伪。《采药》条以采药用药必须知药，亦即要辨其形态，明其性味，知其用途为喻，提出“吾子其择之哉，无求美弗得而为形似者所误”的警告，不然，错用“但有杀人之能，而无愈疾之功”的毒药，就会致人死命——使国家有覆灭的危险。《养枭》条提出不要以“枭”为“凤”，以愚为贤，以奸为忠。《良桐》条提出不要错把赝品作珍宝，将庸才误认为是希世之才。

刘基认为，举贤任能应扫除贤者来归的障碍。例如在《噬狗》条中，刘基借陈轸之口，以馆有噬狗则客不入其门为喻，说明朝有嫉贤妒能之人，则贤者不会入其廷的道理。

刘基坚持举贤任能，还必须有适当的政策，给贤者应有的待遇，正确对待贤者的长短。如在《规执政》条中，刘基提出“必学而后入官，必试之事而能然后用之，不问其系族，惟其贤，不鄙其侧陋”的主张。《待士》条提出待士应“处之必以其处”，“食之必以其食”，这样，才能“望其悉心竭力，与王共给齐国”，否则，“何异乎筑枯筭以防水，钻朽木以取火哉？”

《立教》条提出君子用人，要“量能以任之，揣力而劳之；用其长而避其缺，振其怠而提其蹶；教其所不知，而不以我之所知责之；引其所不能，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。”刘基通过这则

寓言，说明天下不存在尽美尽善之才，善用人者，不以贤者之短而拒用其长，否则，天下就无可任用者。

总之，举贤任能是中国古代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史学家总结出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。孔子在回答仲弓问政时提出要“举贤才”（《论语·子路篇》）。回答鲁哀公问治民之道时提出“举直错诸枉，则民服，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”（《论语·为政篇》）。此后，墨子、孟子、荀子等，都曾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过举贤任能的重要性。三国时蜀汉名相诸葛亮在其著名的《前出师表》中，曾力谏后主“开张圣听”，“咨诹善道，察纳雅言”，亲贤远佞。他说：“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。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”把能否举贤任能作为一条关系国家兴亡的历史经验提了出来。显然，刘基之论，是对历代有关举贤任能思想的继承和发挥。

第三，《郁离子》是刘基为匡正元末时政，“矫元室之弊”而作的，因此，它比较系统地陈述了他的政见。刘基以儒家学说为主要依据，提出了他的治国之道。例如，《喻治》条以医道喻治国之道，提出“切脉知证，审证为方，方与证对，用药无舛”，要求整顿“纪纲、道德、政刑”，重视人才。《德胜》条提出治理天下要以德胜而不要以力胜。《刑赦》条提出要严肃刑令，不要滥施赦免。《自瞽自聩》、《自讳自矜》条提出要去瞽去聩、去讳去矜。《天地之盗》条提出要利用自然，积极生产，阐述了以农为本的思想。《祛蔽》条提出要处理好兵农的手足关系。《泗滨美石》条强调要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要取信于民而不要失信于民。《琴弦》条提出君臣相和，才能治理好国家。《楚巫》条提出治理国家要“大选县公，平庶狱，宽征役，绝请谒，黜贪墨”。《石激水》条则提出要采取禹治水

的疏导方法，而不要用鲧的堵塞方法。以上种种，就是刘基在《郁离子》中阐述的治国之道的大要。

第四，在《郁离子》中，刘基还以儒家的道德伦理为规范，针对元末的社会现实，对世人的道德风尚进行褒贬，阐述其道德观点和修身立命之道，其中有些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。例如，刘基对普遍存在于元末的贪污贿赂之风，一再加以揭露。

《蜀贾》条揭露了廉者人以为痴，贪者人称其能，“子吏卒”，“宾富民”，“无所不取以交于上官”的大贪者反而升任“纲纪之司”的怪现象。《贿赂失人心》条揭露求贿不成，致使室圮，指出“贿赂公行，以失人心”，是元室必腐的重要原因。此外，批评唯利是图，投机取巧，贪婪残暴的有《虞孚》、《山居夜狸》等条。批评骄矜自大，致生祸害的有《即且》、《无畏阶祸》等条。批评言而无信，对友不诚的有《贾人》、《子侨包藏祸心》等条。批评学而不专的有《射道》、《主一不乱》等条。批评姑息纵恶，滥施恻隐，主张除恶务尽的有《救虎》、《蛇蝎》等条。批评只知一不知二的有《虎豹》条。批评自相残杀的有《九头鸟》条，等等。

应该指出，《郁离子》的思想内容也存在许多消极因素。一方面刘基批判元末的暴政，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农民起义。在《安期生》条中，刘基反对“入大泽，集众以图大事”，诅咒他们“事不成而赤其族”。在《招安》条中，刘基坚决反对招安。其实，招安也好，镇压也罢，都不过是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的手段而已。刘基的反对招安，乃出于对农民起义的仇视。“吾平生忿方国珍、张士诚辈所为”，即其反对招安的自白。一方面刘基同情人民的痛苦遭遇，另一方面又十分轻视人民，在一些作品中将人民比喻为“沙”，是只能被圣人所“掩

“乘”者，比作“马”，只能被圣人所驱使，并认为老百姓是好逸恶劳的，说什么“恶劳欲逸，人志所同”，完全抹杀了勤劳勇敢乃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。刘基的历史观是唯心的，他认为决定历史进程的只是少数几个圣君贤臣，历史上，只有圣人才是至高无尚的，基于此，刘基在许多作品中极力歌颂圣人的功德，夸大其作用，甚至反对以直笔写史，主张“为贤者讳”，只“录其功而不扬其罪”，只写其长而不写其短，只“存其颂美”而不要“风刺”，这样写出的历史能够是真实、准确、全面、公正的吗？一方面刘基在一些作品中揭露巫祝之虚枉，尚鬼神之祸害，另一方面又承认鬼神的存在，说什么“鬼神之变化，吾于雷电见之”，并赞颂鬼神是“聪明正直”的。与之相联系，刘基还在一些作品中宣扬了“人之生死有天命焉，福善祸淫天之道也”的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宿命论思想。一方面刘基一再申言自己的济世治国之志，另一方面又在不少作品中宣扬消极避世，远祸全身的思想。所有这些，都是应予批判的。

三、《郁离子》的写作特色

首先，应该明确指出，《郁离子》不是一部史学著作，也不是一般的哲学、政治著作，而是一部寓言式的散文集。虽然，《郁离子》有不少篇写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，但绝不能作为历史看待，因为除少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符合历史的真实而外，绝大多数都是作者为说明某一道理而虚构的；有的，即使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，在刘基的笔下也已经过加工或改编而非原貌，说得更确切一些，刘基只不过借用其人其事的名义而已。要之，刘基只不过是从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受

到启发，从而利用其名义来进行创作，以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罢了。但《郁离子》又不是一部纯哲学或纯政治性的著作，这是因为它虽然从许多方面表达了刘基的哲学观点和政治主张，但却是零散的，不系统的，在形式上，绝大多数是寓理于事，叙中有议，而不是纯议论性的，即使是纯议论性的，也都博采比喻、夹以叙事以论证之，在这方面，前者主要受《庄子》的影响，后者则近似以《孟子》的说理。总之，《郁离子》不是写史，也不是写实，而是虚拟，是寓言，是主要通过寓言的形式去曲折地、间接地反映社会现实，可以说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这就是它在写作上的根本特点。

在形式上，《郁离子》十八章一百八十二条，大都篇幅短小，形式活泼，或长或短，长短相宜，或叙或议，富于变化。其短者，例如《九头鸟》条，全文才六十四字，即把“八头皆争”，“九头皆伤”的形象描写得十分简洁而生动，主题也十分明确。其长者，例如《待士》条，全文共六百四十一字，将齐宣王在盼子的劝谏下，如何以礼待士，使齐国强盛的过程叙述得极为生动，层次清楚，结构完整，主题也十分鲜明。

在写法上，以一种写法为主而又多样化，是其总的特点。

由于《郁离子》是一部寓言式的散文集，因此，以叙事为主，即寓理于叙事之中，是它的基本写法。而这又可分为三种类型。一种是有些条目，纯属叙事之作，全文从头到尾，没有作者的一句议论，但其旨意却十分明确，有的寓言还非常深刻，这种以形象说话的文章，在《郁离子》中占有相当的比重，有些乃全书中最耐人咀嚼的成功之作。例如《虞孚》条，揭露贪图货利，弄虚作假，投机取巧，结果反致身死，全文叙事简洁生动，未著一字议论。又如《即且》条，叙述即且食蟹而

骄，终死于蝎蛇之诛，全文亦未著一字议论，但却形象生动，富于特点，主题的警戒意义也十分明显。再一类是以叙事为主，篇末附以简短的议论，亦即采取篇末点题的方法。以寥寥数言（当然也有议论得很多的），将主题明确点出，或者在议论之中，又以新的叙事，将主题进一步伸引之，这一类作品，往往叙事也很生动，说理也很精当，富于哲理意味、很耐人寻思。例如《贿赂失人心》条，作者先叙事，然后以议论揭示出“贿赂公行，以失人心”的主题。《救虎》条先叙道士救虎反被虎伤，然后以议论点出“知其非人而救之，非道士之过乎”的主题。这一类以叙为主，叙议结合的文章，大都结合得较好，所叙之事为议论提供了论据，议论则将所叙之事的意义点了出来，并使之提高和深化，从而获得了较好的效果。另一类是纯属议论，或以议论为主的。这类文章除个别外，一般尚不显得枯燥干巴，这是因为作者多以通俗、生动的比喻去说明道理，或者在议论中夹以必要的叙事。例如《乱几》、《喻治》条，是以人体喻天下，以医道喻治国之道，因此，其理虽深，却易晓易懂。《自讳自矜》条，一连用六个比喻，说明了自讳自矜之害和除讳去矜的必要。《慎爵》条论述“宝其所贵”的道理，中间夹以赵王先后两次赏爵于将士而效果迥异之事，使这一结论得到了有力的证明。有的，虽然没有设喻，也无叙事，但由于语言简练，说理透辟，读来也甚觉有味。例如《省敌》条，全文无一比喻，也没有叙事，但在八十五字之中，由于作者紧紧地抓住了论题，并将十六个敌字铺散聚合、精心调配，特别是有两句中联用三个敌字而其意不同，就使得全文语短意深，表达有力，很有说服力。

在语言上，全书除少数篇章的文字艰深外，大部分比较浅

显易懂。在行文用笔，遣词造句上，作者能根据表达不同内容的不同需要，使用不同的语言，做到既注意在词句上下功夫，又不使语言流于滞涩呆板。作者叙事，为求生动、形象、简洁，议论则力求准确、精当，富于感情色彩。有的短文，造语简朴，有的则很有文采。例如《小人犹膏》条，全文不过八十五字，但由于作者以形象的比喻和有力的排比句一以贯之，故不仅理畅意明，且富于文采，读之琅琅上口。有的长文，则更是恣纵流畅，排句连珠，开合起伏，笔之所至，洋洋洒洒，宏丽雄放，可谓质文并茂，文采斐然。例如《采药》条，作者采取赋体的写法，多方铺陈，语言富于音乐之美。《不韦不智》条中其妻止不韦伐树的那段话，比喻精当，排比有力，语言也很优美而富于感染力。

当然，《郁离子》在写作上也还存在着明显的缺点。作者在写作上主要受先秦诸子散文的影响，总的来看，承袭多而创新不够，有的还显露出模拟的痕迹。有的文章，枝蔓过多，显得冗繁不够集中，给人有画蛇添足，节外生枝之感。有的文章，议论多于叙事，或者议论流于一般化，在语言上承袭旧词较多，不够清新活泼。

总之，刘基的《郁离子》是一部有特色、有成就的著作，它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。以往，我们的文学史家虽然对它有过一些论述，但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；某些古典文学研究家也曾将其中一些篇章编译成寓言故事发表过，但对全书逐条加以注评却至今缺如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假如本书的出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，从而引起读者对《郁离子》的更多注意和学者专家的深入研究，则本愿足矣。

以上浅论，权作本书的序言。是记。

又：本书以四部丛刊初编集部《诚意伯文集》为底本，而参以《学津讨原》本。四部丛刊本原无标题，标题依《学津讨原》本所加。特此说明。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七日

目 录

千里马	1
千里马	1
枕时	5
戚之次且	7
规执政	9
良桐	11
鬼巫	13
乱几	15
养桑	17
献马	20
燕王好鸟	22
八骏	23
蜀贾	28
贿赂失人心	31
请舶得苇筏	34
曾治	37
噪虎	39
转沙	41